

博兴人王氏,有个闺女刚到十五岁。当地一个恶霸看中她的美貌,趁她外出时,将她劫掠走,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。到家后,恶霸强迫性侵犯,女子不从,号哭抗拒搏斗。恶霸难逞,动了杀机,掐脖子憋死了她,将她的尸体抛上石头,沉入家门外深水塘中。恶霸之丧心病狂,毒狠下流,达到极限,属人渣蛇蝎式罪犯。

王氏到处寻找,不见女儿,呼天唤地,无计可施。这时天上下起暴雨,雷电绕着恶霸家轰来闪去,突然霹雳惊天,一条电龙飞腾而下,在恶霸庭院上空盘旋俯冲,现今亦可称“地毯式轰击”。将恶霸的脑袋拧掉,抓上腾空飞去。雷公电母,突袭



博兴女

王蒙

斩首,定点清除,智能型导弹或无人飞机,技术效率水佳,已提前抵达二十一世纪极致,想象力超前,并非虚妄。不一会儿,雨过天晴,塘中女尸从深水塘中浮上水面,尸体手里抓着一个人头,一看,正是恶霸首级。官府得知,将恶霸的家人逮去讯问,才知道怎么回事。

不到200字,超微笔记小说,以血抵血,以命抵命,淋漓尽致,郑重惩戒,实力成事,睚眦必报。活着受到压迫污辱残害,死后

到了阴间也绝不放过恶霸魔王,正义是有效的概念,正义是有功能有能量必成“功”的实力。鼓掌!

蒲松龄《聊斋志异·博兴女》原文:博兴民王某,有女及笄。势豪某窥其姿,伺女出,掠去,无知者。至家逼淫,女号嘶撑拒,某猛杀之。门外故有深渊,遂以石系尸,沉其中。王觅女不得,计无所施。天忽雨,雷电绕豪家,霹雳一声,龙下攫豪首去。天晴,渊中女尸浮出,一手捉人头,审视,则豪头也。官知,鞠其家人,始得其情。龙其女之所化与?不然,何以能尔也?奇哉!

(本文中的楷体字是对《博兴女》原文的白话文重述,宋体字是作者王蒙先生的评点议论。)

龚静是上海的才女。她是成就卓越的作家,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文章;她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,几十年授课生涯,桃李满天下。然而龚静的才华和成就并不仅限于此。她是文人,也是艺术家,文学和艺术,是她的人生双翼。

在书画中,她每日读书写作,这是作家和学者的常态。她早年还弹古琴,参加琴社雅集。这些年,尤其是她申请提前退休后,花更多时间写诗作画。请她的客厅,变成了画室。生活在喧嚣的时代,却能宁静致远,这是龚静的境界。

很多年前,我就关注龚静的书法和绘画。起初以为这不过是她读书写作的余兴,写字、画水墨小品,自娱自乐而已。后来发现,她的书法不断精进且有变化;为了提高画技,她拜名家为师,潜心研习。她的绘画,风格越来越丰富,从水彩油画,到水墨国画,还有一些我无法定义的画种。她的书画中呈现的气息,也越来越博奥幽邃。她的书画,从内容到形式,都不拘一格,既见传统,更见个性。她写字,书写的是抒怀性情的文辞,自由洒脱的笔墨,清逸中见骨力。她的国画,可以看到古人的足

迹,工笔写意,并臻佳境,那是对传统的致敬。她的画作中,更多的是随心所欲的表达,色彩和线条摆脱了具象的束缚,恣意宣泄,神思飞扬,那是自由不羁的现代精神。

龚静为自己的画展起名“心相”,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题目,让人想起杨雄的名言:书为心画。龚静的书画,展现的不仅是她对艺术的

笔墨和心相

赵丽宏

追求,也是她的性情的真实流露。书画有血有肉有灵性,蕴藏着作者的思想、学识和情感;线条色彩中,有作者对生命的思考,对自然的向往,对自由的追寻。龚静把自己的真性情倾注在砚纸之间,笔笔见性情,字字映心迹。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言:“笔性墨情,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”。其中的秘密和内涵,也许无须解释。人间知音,自有心灵感应和共鸣。

书画琴棋,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优雅传统。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时代,这样丰富美妙的抒怀传情方式也许正在逐渐消亡。但是还是有文人顽强地坚守延续着这样的传统,龚静是其中卓有成就的一位,值得敬佩。

(本文为龚静艺术作品展“心相”序)



狮子楼 (设色纸本) 朱刚

官昏难雪同胞恨
楼峻终诛恶贼身

医院是与时间赛跑的地方。急诊室的灯光昼夜不息,病房里的脚步声此起彼伏,手术台上的每一秒都关乎生死。在这样的节奏中,读书往往被挤压到工作和生活的边缘。然而,正是那些仅有的、宝贵的读书时光,像是心灵的镇静剂,翻开书本的那一刻,呼吸都会变得轻柔平缓。

有人说,医生见惯了生死,心变得很硬。因此,我更需要读书。读书,是为了去见万物、见众生,去感受生命的温度与厚度,以“大慈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”。

孙思邈在《大医精诚》中写道,“若有疾厄来求救者,不得问其贵贱贫富,长幼妍蚩,怨亲善友,华夷愚智,普同一等,皆如至亲之想。”这是大医对待生命的态度,而这种态度的养成离不开人文的滋养,离不开书籍的熏陶。读书让我们在忙碌中不至于迷失,在压力中不至于麻木。读书让医学与文学有了“共同凝视”的能力。作为医者,我们读医学典籍,是为了精进技艺;我们读文学、历史、哲学,是为了理解人性、悲悯众生。比如,正因作家和医生共同关注到以外卖小哥为代表的群体,所以产生了《致敬时间的人》这样的温情对话。

作家冯骥才说,“读书不仅给你知识,给你启迪,提升你的智慧,开阔你的视野,还使你更有思辨力、感受力、审美能力,甚至提高你的素养与个体的文明。”读书不提供速效的答案,也不承诺立竿见影的改变,但它有

价值的东西最终会融化到精神情感里,融化到生命里。医路漫漫,“总是安慰,常常帮助,偶尔治愈”。医者读书,是为了心中始终有一盏不灭的灯,照亮自己,也照亮患者。在每一个可以静下来的时刻,拿起一本书,去读一首诗,去读一段故事,去读一个人的人生。而那些文字,正在悄悄改变着看待世界的方式,也在悄悄改变着医者的内心。

作为医者,我们阅读,也书写,赓续中华传统医德的文脉。从张仲景“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”到孙思邈“精勤不倦,大医精诚”,千百年来,医者的仁心与智慧正是通过一代代医家的阅读与书写、传承与实践,才得以生生不息。读书,让我们得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眺望;书写,则让我们在当下的实践中留下自己的脚印。

我们书写病历,也书写处方;书写诊断,也书写安慰。病历上的每一行字,关乎一个家庭的悲欢;处方上的每一味药,寄托着对生命的守护。医者续写科技之精度,更体现人文之温度;续写医学之理性,更表达悲悯之深情。

以书为灯,照亮漫漫医路;以笔为径,通往苍生之心。文字不是速效的良药,却是滋养灵魂的长处方。愿我们在日复一日的阅读与书写中,完成一场关于仁心与担当的修练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谁能想到,黄浦江边摩天楼宇之间能长出双山,上海人涌着去观赏。

这不是天造地设的自然遗存,是从普通人的心愿里长出来的青山。上海多的是江涛拍岸、高楼入云,却少一处能让市民踩着晨光登高,迎着江风吐纳的山林。老人们念叨着找个地方晒太阳遛弯,年轻人盼着走出石库门喘口气,孩子们渴望有片山野追蝴蝶……这些藏在市井里的期盼汇成一句句市民建言,最终落在世博文化公园的土地上,筑成了这座主峰48米高的双山子。

择一春日,踏春而来,只为吹吹风,摸一摸那藏在绿意里的、打动人的细碎温柔。出7号线后滩轨交站走400多米进园区,都市的车鸣就被挡在了花坛外。风是软的,带着江雾的湿润与青草的甜香,拂过脸颊。脚下的石板路还留着晨露的湿意,路牙边的迎春花最是热闹,嫩黄的小花顺着坡地爬得到处肆意。不远处的晚梅还没谢尽,淡粉花瓣缀在枝头,风一吹便飘下一两片,落在游人的肩头,有人笑着抬手拂下,小心翼翼拿在手里,像是珍藏起一整个春天。

再往前走,桃树枝头缀满了花苞,粉白相间,鼓鼓囊囊的,欲开未开,最是勾人。有年轻妈妈牵着孩子,指着花苞轻声说:“你看,这是山桃花,现在出门就能见山看花啦。”孩童仰着小脸,似懂非懂地点头,手里攥着的风车,被春风吹得呼呼转,笑声落在山林间,清脆清脆的。寻常一幕,藏着最朴素的欢喜,也藏着双山子最动人的初心:它不是设计师的凭空构想,而是无数市民念叨出来的、属于自己的山林。

当初规划世博文化公园时,市民留言簿上,“想要一座山”的建议被反复提起。2020年深秋,双山子正式动工,建设者们把钢筋水泥藏进山体,把游览、停车、服务功能埋进内部,将大片土地悉数还给草木,一草一木、一坡一岭,都照着市民的期盼雕琢,硬生生在浦江之畔造出了一座接近自然的山林。

拾级上山,步道平缓,老人小孩都能慢慢走。栈道被阳光晒得微微发烫,两旁的灌木长得肆意,绿意温润。山间有细泉顺着石缝流淌,叮咚作响,有老人坐在石凳上听泉,闭着眼睛,神情悠然。越往上走,风越清爽,枝叶交错间,漏下斑驳的阳光,落在身上暖融融的。一片恰到好处。一路往上,心里满是感慨。这座人工双山,巍峨,比不过名山大川;论奇绝,

比不过自然胜景,可它偏偏打动人心,因为它不是冰冷的建筑,是城市听见了普通人的心声,把遥不可及的期盼,变成了推门可见的日常。城市发展动人之处,也许就是不断实现市民的小心愿。终于登顶,一方绿底银字标牌静立观景台中央,“顶峰相见 小心高反”的俏皮提示藏着对游人的温柔关照。人们站在标牌旁留影,风从四面八方吹来,裹着满山花香,吹软了人心。

凭栏远眺,浦江两岸高楼林立,一派繁华。山脚下,一汪碧涧,白色的十一孔桥静卧其上,桥身线条如流水般柔美,桥洞依次排开,与水面倒影两两相连,合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圆弧,远远望去,那连缀成排的桥洞,恰似孩童澄澈灵动的大眼睛,纯净又鲜活。风拂过水面,泛起细碎涟漪,桥影轻轻晃动,那双“眼睛”便缓缓眨动,睫毛似的绿柳在风中轻摇。走近湖面,波光粼粼,芦苇摇头晃脑,成群结队的野鸭呱呱

刻从床上跃起来,急切地想到外面去跑步。一天中,我最热爱清晨与黄昏的光线,我舍不得错过。如果错过了,觉得像看一本书,没有封面与封底,少了许多韵味。看到清晨变幻而美妙的天空与光线,是我早起的动力。后来听人说跑步对心肺功能友好,就开始慢跑,微风的风吹过脸庞与头发,太阳在密林里弄出闪闪的光柱,刚才还厚重的云朵在上升,变得绯红,轻盈又缥缈,像一场美梦开始消散。鸟儿们早就醒来,在林子里啾啾歌唱,阳光开始明亮,打在跑步的小路上,路面弥漫着红光,小路一时间也如同有神秘的使者加持,光辉灿烂,明丽无双。也会遇到下过雨无云的天空,蓝得如同虚空,让人想到死亡甚至寂灭。太阳如同孤独的君王,缓慢而庄严地上升,天空变得紫蓝,一道又一道金光漫天漫地,听到了有华盖的马车隆隆地驶来,万物生辉,大地被光抬高两

尺,所有的一切都在光里重生了。这是一个早起者的福利,睡懒觉的人永远享受不到。近十年来,因为热爱早起,我有早起习惯。那年冬天去了阿克苏,有天晚上住在塔格拉克村。塔村在天山南麓最高峰托尔木峰山谷里,四周都是雪山,早晨六点半信步出门,立刻被眼前的美景震惊了,山坡上晶莹的冰被朝阳染得粉红,再一抬头,巨人一样的雪峰戴上了粉色帽子,像是威严的君王突然俏皮起来,冰川也从雪白焕发出明丽的光芒,各种颜色不停地变化,金黄、微紫、火红,冰川失去了寒冷凛冽的气质,像动人的童话一样,天真烂漫,好像春天立刻到来,百花在此盛开。

正在发呆,看到一个女人,正快步走在冰道上,手里端着一个照相机,对着光芒四射的冰墙拍个不停,再细看,是“文化润疆”活动同行的陈根增。那年他将近八十岁,他轻快的步伐、专注

浦江边长出的「山」

管苏清

比不过自然胜景,可它偏偏打动人心,因为它不是冰冷的建筑,是城市听见了普通人的心声,把遥不可及的期盼,变成了推门可见的日常。城市发展动人之处,也许就是不断实现市民的小心愿。终于登顶,一方绿底银字标牌静立观景台中央,“顶峰相见 小心高反”的俏皮提示藏着对游人的温柔关照。人们站在标牌旁留影,风从四面八方吹来,裹着满山花香,吹软了人心。

凭栏远眺,浦江两岸高楼林立,一派繁华。山脚下,一汪碧涧,白色的十一孔桥静卧其上,桥身线条如流水般柔美,桥洞依次排开,与水面倒影两两相连,合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圆弧,远远望去,那连缀成排的桥洞,恰似孩童澄澈灵动的大眼睛,纯净又鲜活。风拂过水面,泛起细碎涟漪,桥影轻轻晃动,那双“眼睛”便缓缓眨动,睫毛似的绿柳在风中轻摇。走近湖面,波光粼粼,芦苇摇头晃脑,成群结队的野鸭呱呱

刻从床上跃起来,急切地想到外面去跑步。一天中,我最热爱清晨与黄昏的光线,我舍不得错过。如果错过了,觉得像看一本书,没有封面与封底,少了许多韵味。看到清晨变幻而美妙的天空与光线,是我早起的动力。后来听人说跑步对心肺功能友好,就开始慢跑,微风的风吹过脸庞与头发,太阳在密林里弄出闪闪的光柱,刚才还厚重的云朵在上升,变得绯红,轻盈又缥缈,像一场美梦开始消散。鸟儿们早就醒来,在林子里啾啾歌唱,阳光开始明亮,打在跑步的小路上,路面弥漫着红光,小路一时间也如同有神秘的使者加持,光辉灿烂,明丽无双。也会遇到下过雨无云的天空,蓝得如同虚空,让人想到死亡甚至寂灭。太阳如同孤独的君王,缓慢而庄严地上升,天空变得紫蓝,一道又一道金光漫天漫地,听到了有华盖的马车隆隆地驶来,万物生辉,大地被光抬高两

尺,所有的一切都在光里重生了。这是一个早起者的福利,睡懒觉的人永远享受不到。近十年来,因为热爱早起,我有早起习惯。那年冬天去了阿克苏,有天晚上住在塔格拉克村。塔村在天山南麓最高峰托尔木峰山谷里,四周都是雪山,早晨六点半信步出门,立刻被眼前的美景震惊了,山坡上晶莹的冰被朝阳染得粉红,再一抬头,巨人一样的雪峰戴上了粉色帽子,像是威严的君王突然俏皮起来,冰川也从雪白焕发出明丽的光芒,各种颜色不停地变化,金黄、微紫、火红,冰川失去了寒冷凛冽的气质,像动人的童话一样,天真烂漫,好像春天立刻到来,百花在此盛开。



作家孙犁回忆母亲,写道:“1956年,我在天津,得了大病,要到外地疗养。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,当我走出屋来,她站在廊子里,对我说:“别人病了往家里走,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!”读到这里,心里一震。

有人拆字,把“家”字解释为一间屋子一头猪,意为有立锥之地,也有薄产。我觉得,家是个有念想、有牵挂的地方。家有老母亲在,千里万里,总是要回去的。

我幼年丧母。十六岁考上师范。外出上学那年,祖母八十二岁。每到周六,白发苍苍、裹着小脚的她总要到村口等我。久候我不至,她便坐在路边的青石堆上,一坐就是一个下午。这,我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的。孙犁母亲那句“病了往家走”,说出一个道理,在亲人眼里,一个人在外活得是否光鲜并不重要,平安与健康才是他们牵挂的。所谓“家”是这样的:当你累了、病了,可以随时返回,休养生息。家,就是一张大弓,把你从那个低矮的小院子里射出去,看着你开枝散叶,落地生根。也看着你快乐或者压抑,萌发或者张扬,愉悦或者痛苦。

喳喳,追逐打闹,不远处的山温柔地站立着,望着江两岸的烟火人家。

春风吹拂,不必多言。双子青山,从来不是刻意打造的城市地标。它用一片绿意,在繁华都市中辟出一方安静之所,让

的样子,却像个年轻人,我喜欢有勃勃生机的,不论年龄。两人互道了早安,感觉近了许多。

次年夏天又到阿克苏,一行人住在多浪河边,早晨我总是六点半左右开始沿着河岸跑步。突然有人喊我。定睛看时,又是陈根增,问他去没去过“苹果巴扎”,他答没有,我说我带你去。这个苹果广场早市有水灵灵的小白杏、糖心苹果,发着蜂蜜香味的香瓜、哈密瓜、西瓜,散发焦香的烤馕、油搭子,还有我最爱吃的老酸奶、慕斯、蛋糕。穿着维吾尔族服装的男女戴着各色帽子,悠悠地坐在摊位边,小狗卧在菜摊的缝隙里,陈老师不停地转动他手里的“大炮筒子”。拍到好片子,他总要啊一声,像是农人看到自己的果树上结了一个巨大的果子。

早起交到了喜欢早起的朋友,这也是早起的福利哟。

十日谈 明日请

清晨你如何起床 看“百灵鸟”养成记。

责编:郭影